

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T5402 /4527

墓
銘

宋
學
子
士
集
卷
九

卷九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十九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墓銘

凡十九章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

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母君

吏部侍郎毋林氏德人 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

請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 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陵金軸

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 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



子爲文之濼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堯者始遷於禮園社堯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沒墓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繆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爲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村疇諸子見

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于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貧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善積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

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
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靈昭宣鬱葱而綿延是
為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
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
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
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邪此子於廬陵羅君殊
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右族唐肅宗
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

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館郡
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
履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
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
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為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
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
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楮架牙籤曰吾齒稍
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
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
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
爭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

儕類大慙出音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
督其成君至樂安憇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馮不
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
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
黎明視之並解有豫章寧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爲神君曰其怪
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
錦工嘗籍于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温公門温勢熾熏灼莫
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
爾胡不求之府公平君如言而往府公握手相戒亦不復出一
語君怒洊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邪
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

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獄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
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畏温辨章其有我
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累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
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
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邊徼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
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
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
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知事庶行彌厲
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侵人疆畝持黃金數鎰爲君
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
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酒里當賦

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駟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稱職者廩歲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歛然興雨因霑足南韶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

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畝及四畔所屆上千官官爲給券使有所馮復植木枝海岫嚴其畛域不相滄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于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瀦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謹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

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莫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
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
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
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
托君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
疾惡如仇讎聞部使者德任貪暴賦虎神詩以爲風德任銜之
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任去之
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
遇鄉友羅王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
世秋髮已續紛被肩有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
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

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蒞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
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于
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
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
始祔塋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曾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
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
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靡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
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
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
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
子觀遠爲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後者羅參出

而呼曰我嘗爲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噤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參畫囊括其資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邁疾疢貧妻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爲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爲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孿弓相向次炳給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孿弓何爲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斂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爲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三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爲其繼室孫男一人倣曾孫男一人某君死後二年大紀汲汲圖

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壘所爲狀請譔墓門之銘嗚呼予昔摠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倣之則倣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爲何說也嗚呼銘曰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爲剛在物爲鐵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其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古惟正人妖不

敢干芘芘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
膽寒其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厥彝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
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旻旻
棄文而嬉有聲光洸有澤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其繡衣孔
揚其貪若狼我介我折莫不加其兀形之聲歌庶懲而覆覆謂
我狂訾我以京其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
不爾庸以豕為冠鷹隼一出狐鼠盡除其賢否易位曷以為政
君亦何傷人為嗟咏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
其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持餞

行卷示濂中有滄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事體莊勁得八分之
正心竊慕體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
目聳秀遠而望之若玉井水壺絕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
則纒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
不及未嘗不自歎鄙吝粗穢而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為問道攷
德之圖居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件繫羣行為
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為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
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為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義郎
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公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
夜研磨之雖暑燥金寒折膠不易其恒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
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

陵遷發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爲已任招集弟子
員危坐堂上列群聖人之書爲之敷繹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
爲之不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母鶴
髮垂領尚可宦遊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
當風日清美或杖藜行佳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
略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藝沉淪茗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
至也公素患脾疾至是發寢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
朱子家禮從事遂瞑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
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
人虎臣端臣鼎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二千貞方元亨其壻也
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童留孫復生憶祖僧家奴復生早卒孫女

三人其年十月己亥窆公於縣東五里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
有詩集若干卷歲于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依
憑無以承藉其所休祉而甄陶其性情故蒞事制物動與理遠
深爲識者之所慨嘆有如公者倦倦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爲世
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
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最良者也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
環聽之公雖亡其不歿矣夫銘曰

孰武其先公則式之孰牖其後公則迪之累世之儒聲華燁而
况公之施三爲校師衿珮逶佗左矩右規鑽石幽墟以昭以貽
里中子宋濂謹撰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即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
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
瀟以墓銘爲屬間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
辭公諱文寔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
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
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
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
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
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
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陸奉議爲奉
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

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
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爲甌寧行均
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爲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搆公
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
谷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
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
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逐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
至以父不迨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
恩居官無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
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辭曲辨陳
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

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
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毋林氏
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于
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公卒穿
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
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脩
李某王其孫男一人即瀟 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為誰或哲或愚
或以微類弃照乘珠及其既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為吏侮執
有美朱公海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平徼如衡稱物
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既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贗誅盜之魁

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為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嘗儒為迺
刃筆拘拘視公如何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
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為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
銘余所宜為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為之
請銘者亦止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為銘君諱鼎
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尚書教授于鄉君少有敏質
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
敢與齒後六年為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
禮部試文彩燁然動人借鑑者竊視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

期君有司以君議論竒竟矣不取君絕不為意曰第不第何也
命可尤耶東書南歸當時名人若張文程公起嚴余忠宣公關
李諭德好文張承旨翥危左丞素揭秘書法黃助教暉皆重惜
其去相率為文辭以餞君退而益修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
省檄為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龍谿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
不理浸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
即檄所治徵索既具弟子負肄業如令月旦望玄端深衣據席
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寧為直學握
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噤不能吐氣以死
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撤山長產將遷柩明倫堂上柩至門君
叱止昇者寘諸別室復欲以浮屠祝屍浮屠方以鈴鉢至君怒

撞壞之曰此吾孔子堂豈浮屠廬耶亟屏去勿污我守聞嘉嘆
君而以書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
為職諸郡帥守知君練壽畧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
悉心力為之計顓郡帥全普庵撤里尤噐君命君擇險隘為守
禦備君於皇恐大藪諸難設坑穿建砦柵構屋三千餘間結民
兵自守由是顓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為救
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為異
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于道君
爭曰盜之起者為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民
事亟生變顓能獨全乎全悟即罷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為民
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顓縣尹員外置君耻之

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尚書黃昭江西廉訪使呂當
總兵出閩關辟君參謀軍事君為昭畫策甚詳會昭與當罷兵
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
君為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堅卧不赴既而國朝兵入江
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與
君論事令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謹以為王將得師
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贊王取撫州兵不血
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
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詔見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
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京奉旨借諸儒撰古昔嘉言善
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書成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

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輯綏懷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
吏解署到官數月事治政平錢鶴臯及嘉興聲播德清民皆逃
散君堅坐鎮之錢不敢入其元年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
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汪承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
宮廂壁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
于庭上擊磬命升辯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置諸法
君從容論解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
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石變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君具言樂之和
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令人耿忠

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
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
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
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
師浙西小不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
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
荷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 上悅是日即詔罷之明年改元洪
武 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 上遇君厚每
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司以君為僉事階奉議大夫君
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

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王得半直者中分
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偽官
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剖種類遷於江淮間民
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嘗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繒藏於姻家
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
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 國號奏
毀之官沒其產而馳其衆為農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
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
按使者以法鉤連其他賊罪杖流之偽萬戶金甲奪二人妻其
夫訟則更為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
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

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于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對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枋某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搆爲姦有旨下君鞫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鎰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姿色許適岷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衆劫至家

逼爲妻王詰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典君知有賄急速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鞫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旣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庶得十二人尚頸繫東郭民家即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賊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于兵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爲王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跽州守通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以爲己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田以書聞君執僧寘諸獄瘦殺之追田與田且令州

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異妻屢訴
無爲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
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寃寃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
民馮輔卿至正中爲亂與方氏連兵旣而方氏追殺之且殺其
貲產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杜囚服迎拜馬
前訴奴君爲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賤而米貴時官
賣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及貴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
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
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
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
行新政 上曰無如熊揖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南

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丞相廣洋以
叅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自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
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庠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
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爲齊魯
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定
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黠軍
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旣申火禁督邑令庀火
且爲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衢戢士卒士不敢坐所轄將火患
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繒者君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挾
日出于庭數以黠貨罪准律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
敢橫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 旨按籍選壯強爲兵東平東

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為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
韓侯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
廉平君陰風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
劫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
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筆使其
誣服為盜訛為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
王氏夫安在眾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沉於河矣追所劫布及屍
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
法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曆日著所治
獄訟錢粟之績一留郡縣一上之憲府週更迭易月按曆而鈎
考之凡所為事莫敢隱者後遵以為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

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
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 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為政得體
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 上曰朕得之
矣詔陞君為之三年四月封建 親王擇王府臣僚 上御奉
天殿丞相以下咸侍 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是選乎眾
皆曰賢 上大書君姓字于几復問禮部尚書崔亮曰鼎何如
對曰鼎誠賢 上曰朕固以為是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晉王
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于方丘君受告導駕既齋宿習
射苑中百官鴈行入 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
諳習一發中鵠 上喜勺漣飲以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榻
前俯身御弓矢為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

韃二矢向鵠三發連三中 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 上御端

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 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

千言反覆獎諭甚至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

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甃四年大興衆築城作王宮

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詣闕至則 車駕將幸臨

濠 勅從行數被召問 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濠 上倚馬

詔以處將帥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自來君還會徒

沿邊諸襍羌萬餘入內地護卒弗嚴道亂奔散太傅徐魏公達

發兵擒殲之事聞 詔使詰責叅政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

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叅軍以尚書授 王復

奉 詔兼授 秦王經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時兼 太子贊

善大夫復薦君說書 皇太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

之要陳之 太子二王雅加愛重明年 上御文華堂召君問

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君謝未敢遂命之蘇州覈糧

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民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

三月 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為問君復謝未遑改刑部主

事奪叅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

萬三千文 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 上所

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纊袍毳襪之賜時朶兒只把雖降而持

兩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畧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

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為自安計朝

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

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
良將叅守之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 上覽書曰人
謂熊昇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
遇朶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
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
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葬于某地西涼衛以聞
上感悼遣使吊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
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脩飾
仲弟浚爲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賊罷官死妻子漂流無
依貧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已俸代償之致其妻子于家諸姪
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禮無

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
父某俱通經術毋某氏有賢行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
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
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
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汝幸爲我銘我無憾矣嗚
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 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啓 國之初俊才
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 帝黼宸從容論奏爛
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于行繡衣直指以蘇南氓獮強剗穢洗
濯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望于東 帝曰汝來
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歲荒君居二年化爲畊桑 帝謂相

臣昇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維晉巨國維傳大臣將終任之命則孔也既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毳衣唯 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備欲召用君君則道死 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困其逢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子孫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

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甫有孝子攢爲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鳥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于唐

及沒夫人執氏扶襯還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亂遂葬于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葬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葬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騫不爲屑屑詭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願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爲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曰國法何可以徇人積勞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筦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釐革弊政出內皆有程顥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侵民嘯衆

效餼糧與抗者輒見殺上官微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畧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為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為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闔稅課每屈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州賊起沔陽江浙諸郡皆繹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鈔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為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撻其姦日恒鬱

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既退溫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下洶洶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柰何吾將以三寸舌却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論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歛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菹醢吾憐汝輩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為之任爾為之賊眾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錄

矣皆俯首退去爲良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畧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八又七府君明白坦夷不尚鈞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溫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州路德

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孫男七人本秉東乘策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元之氣旣運無往而弗周譬諸木焉或可爲棟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曾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赫著愷悌之政柰何斲棟與梁而以榱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臣馳贈所及至于二千石之榮可無憾於九泉矣瀛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

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脩
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
料量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蝟斧蟾
以效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
賊黠而疑羣而趨之執刀圍之人爲危之公聲如雷震破賊膽
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爲昭昭棄其戈矛爾忝爾苗
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孰持使節不發一章公雖不遇有子承家
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鬣其封史臣勒辭無愧於衷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

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扈蹕南渡官至
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樵李因家焉武畧之後又至武
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唐生修武郎必騰修武生通武郎嶸先
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
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二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轟然
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
江南聞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
誦燈檠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
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
山之勝登臨吊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
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

比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
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師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
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衍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
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
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夫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
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逢爾它何
觀哉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其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
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
慶元末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啓齒
一言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
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膈合舉

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旣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
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
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
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
衍街杯賦詩唯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
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
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
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
生性至孝母病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擲嘔血至
數升父感竒疾醫言必得免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
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予厥子先生事之

宋學士全集卷十九
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負其避兵
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
而無所歸者槁殞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
質劑假金匱之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
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
惑異端不諂瀆鬼神疾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
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固稱其冠絕古今有英
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
畹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
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晉魏
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

生素志丘壑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
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賁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榮溫
州路永嘉縣鎮海東萊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
羽越東明皆蚤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路儒學
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賁以子天命允恒仲子範爲
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孜女三先生所著
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錄諸
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瀛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
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巖陵何
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蕭田劉公漢西秦張公樸虎林仇公遠
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乃與

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
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
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登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
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讎指退
以爲進兮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足兮不假外物求天經况所
俸兮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於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
笙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
日夜浮樓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
幽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祖字茂遠學聖賢之道
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
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
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恩孫公同時進士許公
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齋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
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
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
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
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
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疑重記憶不能過人然
刻苦專篤雖執七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

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入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夔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毋爲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疏食少食置筋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齋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

乘棠全照乘爲弟禹王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于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齜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某請輯群行爲狀趙君以未塋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齜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爲去塋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已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即矣冠履倒植命之忒矣

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琴者子群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旣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經踵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于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塋于嶠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它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此爲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

也姓端木氏其先爲衛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嶠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時中祖父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瘴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爲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

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東
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
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覈盈
胸驗虛實而定科絲吏民陰爲欺弊痛謫之不數月而畢由是
民無逋租官無橫歛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館之制亦廢君
或嘗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
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民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予聞爾民
尚豪侈樂訟鬪 朝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曷爲
良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
其識之民皆備備無敢執牒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
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

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讞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
纖芥軒露每一奏對 上輒廷譽之未幾陞爲令君嚴於限域
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俄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唯君
能獨存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
部尚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
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群
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衆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僞郡守以下
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
素號重鎮屬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
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
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所轄

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為神既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先配石氏前卒繼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驩膝下心常慊慊然所得祿賜恒歸以娛親其奉已則泊如也毋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腳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備美鬚髯昔吐鴻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書之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為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邁又

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為實錄予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烏乎辭然而年日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為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遂備采剛之所錄而繫之以銘

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將始晦而夷出遇而熙一躍而飛筮仕府僚因賦定繇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媮訓言繭抽磨勘設曹蚕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卿邦憲是經中乎準繩往蒞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簪纓縱死猶生巉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爲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隙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千里桑麻蔚若犬鷄之聲相聞或者媿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轟其仕爲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爲婺之浦江丞江丞生昂昂生昶昶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開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爲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

公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畧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爲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號絕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眠絛灌盛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爲豪民所據府君帥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

而能温未嘗妄言咲一動一靜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于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唄有聲叢林間次願學繼父之業次 學女子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為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

可岐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徇於一徧迂夫曲士牢執弗遷槩埴索塗何往不顛有倬夫子式窺其全以彼校此孰為愚賢鑄石幽墟過者察焉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其交而好謙歿于兵及來 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

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冢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衛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歿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請不敢辭文

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歙人
來徙金溪明賜里世爲衣冠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登生太學上
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梓文昌父也元初避
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其精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
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
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
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語
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甚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
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集
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
不爲恠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

友罹患難屬文昌爲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爲文昌壽文昌笑曰
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
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爲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
藏器于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
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醞酒起兵爲堡障屹
然孤立數年而群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爲多僞漢陳友諒犯南
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挈
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國兵取江西
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絕無毛
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穆敬來
爲縣欲起文昌爲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逍遙林壑爲宜耳

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
不傳之秘稍暇輒布鞞青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
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鑒若干卷燬于兵尚存詩
詞三百餘首題之曰燹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
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
卜葬明暘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爲教務欲得其性
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
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
往往拈花摘豔以爲工而謂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爲教著于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識
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旣生塵我衣懸鶉非義之物弗取諸人

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雲其色可餐
洗心滌慮是躋是攀髮猶未皓然觀化何有外慕無晝不夜
長岡之原桂老水寒鳧鳧未歸茲焉是安惇書爾銘詒爾孫子
慶源方深其流彌彌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
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立夫
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
當夜坐月白俟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
競跳踉偃仆爲嬉戲或相訾訾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
樣慙易侮不敢時相逐爲驩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頽目

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頰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
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
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
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爲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
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
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四年
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
彥珍之墓濂常爲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
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
辭也彥昭姓宣氏品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
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中以償亦不靳入

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
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爲世家所
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
函金爲謝彥昭叱去曰顧法富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
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
其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
裝潢成饜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爲獻彥昭曰是雖微物
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夫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
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
隸卒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筮於我何損耶隸卒以
聞彥昭杖民令買筮償軍其在温府治聲如平陽會天俠起東

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搆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帥欲爲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爲歸卧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受命有 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籍爲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間操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冲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母棠洞底取檀

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醺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戕田賦搗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柰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濼謹爲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獲胡軋之而使也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
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太觀其得喪固均邪墓草荒涼青而
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李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
而完及今 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起兵之士
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濫與三君並稱者
曰季君汶亦龍泉人其舉謀興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

國朝爲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致其事以歸是以其功
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擬三君則不以其位也君諱汝學彥
父氏爲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公宜孫討賊數戰數

有新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
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賀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
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
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
賜白金盃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浦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
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
掠耄倪遣還其家民德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 上即
位君入見于便殿辭疾乞骸骨 上亦老君遂錫宴儀曹賜襲

衣冠帶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
讀書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贍之不能
學者延師以教之外主父無嗣爲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

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則施藥死則給以槨積民苦
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說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
嘗出見群嫗灌苗色饑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爲人望之
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爲豁然長者也君曾大父諱泰來
大父諱僅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卒晚娶葉氏
二男子渠槩爲母弟漳後一女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頤允
齊允中余與劉君基遊固聞君事及君卒築復奉工部員外郎
劉君狀趨京師請銘且言將以其年月日葬于劍池鄉大運里
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爲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內山妖執戈逞兵括有季君實奇壯士
手麾義旌從者如水七牛捕右攘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真王

真王之興雷轟風行孰戕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
扼其咽喉執斧礮平 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除東南罔敢不
恪飛龍御天虎拜陛前禍亂既息乞身林泉 帝曰歸乎齒則
既多大帶魏冠輝于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
揆行考勲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叟者宋紹
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學行
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毋林
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于溫陵盧公
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騫月邁莆士皆歎

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
翥以循撰使甫見君文誦而竒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
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
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 國朝洪武十一年正
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
怠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
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庵夾添三先生復爲祠
廟右奉其師廬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
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爲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
爲淑久善俗之計者又感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爲學者剖析聖
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爲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

施其所學爲憂及旣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爲其身謀終無所益
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爲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
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爲心其
亦異於懷祿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
長適郡人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
某山之原請銘于太史氏瀟瀟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豕豈若夫
君賤爲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蒞鄉髦如雲聆且
肄少長斷斷類洙泗化器爲良暴更懿醇儒爲功斯小試嗟哉
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

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沂
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緝青絲繩之於
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
來謹謹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
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
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爲驩共酌酒而別聲
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
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
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
垂頰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

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遂速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
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
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
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
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于故
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
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
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
鉢肝剝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
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明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
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
雲烟出歿間脩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
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
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
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歲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
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
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歲之久
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
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塋于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
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

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
廬人父子竒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
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昂次
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
某曰某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
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
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
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
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竟無不之
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墟洪武丁巳冬十一月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爲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遊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銜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爲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濂訪使者行部舉爲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

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專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爲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如婢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旣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召濂趣裝上南京擢爲玉堂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屢齒殆將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爲饗當夜半酒酣叙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旣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

壯年不平之氣瀛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居亡何
瀛復起脩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璉同慎亦俱竊祿于
朝瀛私自念 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
丘壑所能淹將以其文行 上聞璉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
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瀛蒙 恩休致于家始知宅
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
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
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
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瀛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瀛
孰堪爲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
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懋再遷諸暨陶朱里

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
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爲
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
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即
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鍊鏗鏞
鎰鏗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鏗鏗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
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椽宅之性雅飭行乎患
難能以理自遣室廬湯於丘巖亟遷別墅曾無幾徵見於顏色
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
間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爲義居宅之左
右徵君爲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

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
未知後二十年又爲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
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竒我哀乎
宅之歛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
足慰多士之思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
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而爲金
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爲
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願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

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聖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
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日不敢睡至愈乃
已毋浚服喪得古禮甚整聞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
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
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
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
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
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卧衆怖懾散走無賴子
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爲出其篋筭寶貨于外允恭
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鼎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恐
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其兒則陳氏絕矣卒爲抱匿宅所

以免吉之部運更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
為計君憫之為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却之蔣山
僧為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
襄公邦乂廟在城南君以公言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
祭之君之為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
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
給之不得食者以新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
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
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 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
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附焉君曾祖若海祖懋
父文燁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

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
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為請余惑乎
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
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為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
恐為所汗况望其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
可不銘之以為世勸乎君所為詩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
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為文五色有煇孰非公卿接跡交軌
彼徼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鞶帶之褫
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起死匿名之求惟義所止
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為天錫嘉祉

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諭多士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父奎毋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務見于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譁咲儼薄于過其家踏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貲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或薦名于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儒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緣躋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鉢檜每醉餘盤旋其下

晚乃別號檜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牟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于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去為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譽一女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瑰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尚幼本為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為請未果為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為言退則自狀群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蔓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侔尚父絃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絃派別支繁維歛為宗

台之方氏始自歛分或昭或泯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爲善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胤子孔賢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婿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患第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爲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爲閭里之正里中民買塩于官及科繇不能庚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諍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民貲力多寡定征歛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藝田家歸粟入以小量遇凶

歲則減賈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壤盜常徂伺以剽行旅處士搆廬棲僧夜則燃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扼險晝捕賊策陳于上民藉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爲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吊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類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托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爲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已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勗不仕至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善詩之族高祖審再以進士舉于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

名曾祖文子以五經爲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
繼母鄭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
子男四人興祖振祖光祖麟祖女三人長壻即熙其二適吳某
王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爲長女求壻富人爭欲聞
名不聽聞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
妻熙熙今爲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
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年殯鳩
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三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廿八日始克葬于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患財之弗贏而患善無可稱善集于身雖賤爲恒氓歷千
載而有聲身爲鄙夫雖位居九卿溘旣死而誰名維處士君足
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乎常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